

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中华书局

岑仲勉著作集
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/岑仲勉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1981.2(2004 重印)

(岑仲勉著作集)

ISBN 7-101-04184-1

I. 汉… II. 岑… III. 汉书—校勘 IV. K234.1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4004 号

责任编辑:张继海

岑仲勉著作集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※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889×1194 毫米 1/32·19%印张·456 千字

1981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3601—5600 册 定价:50.00 元

ISBN 7-101-04184-1/K·1763

岑仲勉著作集出版说明

岑仲勉先生(1886—1961)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,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,在隋唐史、先秦史、古代文献学、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、史地考证等方面,均卓有建树,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。

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丰富,已刊专著近二十种,另发表论文近二百篇,其中一部分论文已结集出版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,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岑仲勉先生著作十余种,及时向学术界推介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,有效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岑仲勉先生的多数论著今天已经很难觅得,学者购求极为不易。为适应学术界的需要,我们决定将岑仲勉先生的旧槧新刊一并汇集起来,以“岑仲勉著作集”的名义集中予以重印。“岑仲勉著作集”将尽可能收录岑仲勉先生的全部已刊著作,并将未收入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》的部分论文及未刊稿另编为《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》出版,使之成为岑仲勉先生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。为此我们还特别就“岑仲勉著作集”所收各书编写了《岑仲勉著作集论文及札记篇目索引》,附于《续集》之末,以便读者检读。

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,版式及标点方式各异,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,尤其是西域民族历史和中外史地研究论著中涉及大量专名和音注,如将全部著作统一按要求标注专名,整理重排,则需要专家学者的大力投入,恐短时间内难以面世。如简单地删去专名标注,变换标点,划一格式,表面虽齐整一致,实则势必削弱原著的学术价值,影响读者使用。因此我们在征求学术界同仁的意见之后,决定除少数短篇著作外,均采用原版影印的方

式以应急需,已发现的部分明显文字错讹则予以改正。岑仲勉先生全集的重编整理工作非匆忙间所能办,当俟来日从容进行。

“岑仲勉著作集”目录及所据版本如下:

一、《两周文史论丛》(外一种:《西周社会制度问题》,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),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;

二、《隋书求是》,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;

三、《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》,陈达超整理,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;

四、《隋唐史》,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;

五、《唐人行第录》(外三种:《读全唐诗札记》、《读全唐文札记》、《唐集质疑》)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版;

六、《唐史余藩》(外一种:《府兵制度研究》,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重排)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〇年版;

七、《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》(外三种:《翰林学士壁记注补》、《补唐代翰林两记》、《登科记考订补》),陈达超整理,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;

八、《金石论丛》,陈达超整理,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;

九、《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》,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;

十、《突厥集史》,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(重印本有较多修订);

十一、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》,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;

十二、《中外史地考证》(外一种:《佛游天竺记考释》,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重新标点排版),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;

十三、《黄河变迁史》,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;

十四、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》,陈达超整理,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版;

十五、《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》，陈达超整理，中华书局二〇〇四年第一版。

另外二种：《墨子城守各篇简注》，已列入我局“新编诸子集成”丛书出版；《元和姓纂四校记》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，一九四八年），经孙望、郁贤皓、陶敏先生整理，与《元和姓纂》原文合并为《元和姓纂（附四校记）》，已于一九九四年由我局出版。以上二书暂不列入“岑仲勉著作集”，特予说明。

收入本丛书的部分著作，承蒙人民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、上海古籍出版社许可据其原版重印，对于他们的鼎力支持，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岑仲勉先生家人和陈达超先生长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帮助，谨致谢忱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〇四年二月

绪 言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曾记张骞入西域之片断，但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，还以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为创始。此《传》可说是后来各史《西域传》之蓝本。人们如能将此《传》弄清楚，其余各史的《西域传》，问题就容易解决。可惜唐以后直至清代中叶，都未有人对全《传》作过研讨。清道光年间大兴徐松始奋起为之，于道里考证（此点似受《西域图志》之启发）尤三致意，可谓知所先务。承之者，如李光廷《汉西域图考》性属概论，丁谦《汉书西域传地理考释》专考今地，然两家均缺外文知识，故收效不大。原夫西域方面，语文复杂，尤其有些是已死的语言，要对证古代名称，单从汉文钻研，自难准确。此后数十年间，对西域史地之研究，仍未见显著之成绩。外人方面，自十八世纪以来，对中亚至新疆一带的史地研究，论著颇多。然彼之目的，以覬觐领土，盗窃古物者居多。且他们理解汉文之功夫，究未到家，因此也不易达到正确之结果。但他们对地名之考订，不无可取之处，亦可供我们参考。

我开始研究本《传》，约在一九三〇年，那时因外文资料缺乏，只构成初稿的轮廓。以后逐渐增补。抗战期间，抽暇进行整理，把它第二次写定。之后一搁十余年，直至解放后去岁秋末，课务稍暇，才又作第三度修正。此次材料补充不多，大体注重地名比定之审查，道里计算之复核，费了大半年时间，此为本书写定之大略。

我编写此书，完全注重于地、里两项，今分别说明之：

（一）地

欲了解古代地名今在何处，必先求出地名之原来或相近之拼音。西域各地，大致通行拼音语言，同一名之汉译，多者可至二三十个。即就拼音文字而言，亦可有几种不同拼写方法。异译既多，令人很难记忆。此亦为一般人不乐于研究外国传之原因。如用拼音方法，不但比较简单易记，甚至字形差异而声音类似的汉译，也易于联系起来，得到解决。试就新疆观之，将新疆要地与《汉书·西域传》等作比定者首推《皇舆西域图志》。那时担任编纂之辈，均为未履关外之文人，原难期其出门合辙。可是他们的考定，成绩还不算太坏。然而基础不稳，方法欠当，总会有问题的。如南道的精绝、扞弥，原在交通线上，现则沦入沙漠；小宛、戎卢、渠勒，原来辟不当道，今则变为羊肠。像这样的情形，他们就无法确考了。最有甚者，他们未能通过实践与史传之结合，遽拟叶尔羌为汉之莎车，殊不知莎车为东汉强国，叶尔羌的历史则只能追溯至元代；《汉·传》明示莎车处帕米尔东缘，而叶尔羌在塞勒库勒东八百里（据《西域水道记》一），城市有兴废，山脉无转移，叶尔羌与莎车言音上无丝毫关系，怎能两者互比？又如七屯城与古屯城之异，伯希和主张“七”为衍文，冯承钧又以“古屯”为正。然自有吐蕃文 Rtse-thom 之发见，乃知七屯才是当日土称。又《汉·传》称“劫国治天山东丹渠谷”，明明在山北，王先谦《补注》却把它挪至数千里之外，与坐落在印度库施之迦毕试拉在一起。凡此种种错误，归根结底，都是考地而不追寻语原所致。

（二）里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之里，一为各国去长安之里，二为各国去都护之里。其他各国间里距，为数无几，亦可供考地之根据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里之误，前人论者不少，今只摘引数段，示其一斑。《西域图志》一七云：“以《汉书》所载两国东去都护治所道里计之，尉头国一千四百一十一里，温宿国二千三百八十里，似尉头转在温宿之

东。今以姑墨国东至都护治所一千二十一里之例推之，温宿国当为一千三百八十里，二千字为一千字之讹。史家记载道里远近，或从边界起数，或从都城起数，或径行，或绕道，广狭各殊，即一书中已有不可合者。”其论颇深切著明，《西域图考》一云：“《汉书》葱岭诸国，里数难据。蒲犁、依耐皆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（西至为东至之讹），鲁鱼亥豕，善会可也。”然界至亦混。《无雷传》云，北与捐毒、西与大月氏接。《难兜传》云，北与休循，西与大月氏接。今无雷在东，月氏在西，休循在北，难兜在南，无雷既逾难兜之北而接月氏，则难兜不得接休循。难兜既截无雷之西而接休循，则无雷不得接月氏。及考《水经注》，始知无雷直接难兜，而班书误也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里数不合数理的推算，亦往往有之，俱见本书文中，此处不一一列举。总之，如想一一厘正，即使具此魄力，也未必能合乎事实。因途径古今或殊，迂直迥异，改写亦无此必要。现只将《传》中一些单纯性的错误，给以指出或局部修改，以免后来者一误再误。

此外，本书注意研索者，尚有：一、《传》文中方位之错误；二、《传》文中刊刻之错误；三、《传》文中之同名异译；四、对《传》文文义解读中的一些问题，等等。其他各传著录的有关地名考证，亦力求说明其关系。旧说未详之处，如有所知，则加以补充。又本书有关引文，均为节引，其中未用删节号，并请读者留意。

总之，整个西域方面，还有大量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待进行。将来对于某些古地名的考订，必会作出更完善的解释。本书主要只在综合各家之说，间有提出一得之见，作为进一步研讨之基础。真正使问题之获得解决，尚有待于学者们之努力也。

一九五九年六月岑仲勉记

目 录

绪言

各传校释

- | | |
|--|--|
| 一、媼羌……………(1) | 二、鄯善……………(7) |
| 三、且末……………(29) | 四、小宛……………(40) |
| 五、精绝……………(44) | 六、戎卢……………(51) |
| 七、扞弥……………(55) | 八、渠勒……………(64) |
| 九、于阗……………(68) | 一〇、皮山 <small>身毒附</small> ……(84) |
| 一一、乌秣……………(97) | 一二、西夜……………(107) |
| 一三、蒲犁……………(125) | 一四、依耐……………(131) |
| 一五、无雷……………(137) | 一六、难兜……………(146) |
| 一七、罽宾……………(150) | 一八、乌弋山离犁靬、条
支附 ……(165) |
| 一九、安息……………(204) | 二〇、大月氏 <small>大夏附</small> ……(212) |
| 二一、康居 <small>奄蔡、粟弋
附</small> ……(237) | 二二、大宛 <small>驪潜、大
益附</small> ……(281) |
| 二三、桃槐……………(308) | 二四、休循……………(310) |
| 二五、捐毒……………(318) | 二六、莎车……………(323) |
| 二七、疏勒……………(342) | 二八、尉头……………(350) |
| 二九、乌孙……………(354) | 三〇、姑墨……………(379) |
| 三一、温宿……………(388) | 三二、龟兹……………(392) |
| 三三、乌垒……………(402) | 三四、渠犁 <small>轮台附</small> ……(406) |
| 三五、尉犁……………(415) | 三六、危须……………(419) |

三七、焉耆……………(424)	三八、乌贪訾离……………(432)
三九、卑陆……………(437)	四〇、卑陆后……………(439)
四一、郁立师……………(442)	四二、单桓……………(444)
四三、蒲类 蒲类泽附 ……………(446)	四四、蒲类后国……………(455)
四五、西且弥……………(457)	四六、东且弥……………(461)
四七、劫……………(466)	四八、狐胡……………(469)
四九、山国……………(473)	五〇、车师前国 金附附 ……………(478)
五一、车师后国……………(490)	五二、车师都尉国……………(506)
五三、车师后城长国 呼揭、坚 昆、丁令附 ……………(508)	

传首校释

一、三十六国……………(513)	二、天山……………(518)
三、玉门关、阳关、蒲 昌海……………(536)	四、南北两道……………(543)
五、酒泉等四郡……………(548)	六、山北六国……………(550)
七、人口及兵数……………(554)	
附录一: 托烈美所述“丝路”考略……………(557)	
附录二: 《西域传》各国及都城名称表……………(564)	
附录三: 《西域传》其他地名表……………(567)	
附录四: 《西域传》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……………(570)	
附录五: 甲、西域地名……………(573) 乙、西域人名……………(589)	
附录六: 外国作家名字简表……………(591)	
附录七: 征引书目表……………(598)	

各 传 校 释

一、婁 羌

出阳关，自近者始，曰婁羌。婁羌国王号去胡来王，去阳关千八百里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，辟在西南，不当孔道。户四百五十，口千七百五十，胜兵者五百人。西与且末接。随畜逐水草，不田作，仰鄯善、且末谷。山有铁，自作兵。西北至鄯善，乃当道云。

《小宛传》云：“东与婁羌接。”

《戎卢传》云：“东与小宛、南与婁羌、西与渠勒接。”

《渠勒传》云：“东与戎卢、西与婁羌、北与扞弥接。”

《于阗传》云：“南与婁羌接。”

《难兜传》云：“南与婁羌、北与休循、西与大月氏接。”

《车师后城长传》云：“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，数相寇，不胜，告急都护。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。唐兜困急，怨钦，东守玉门关。玉门关不内，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。”

卷六九《赵充国传》云：“将婁、月氏兵数千人。”

卷七三《韦玄成传》云：“结乌孙，起敦煌、酒泉、张掖以鬲婁羌，裂匈奴之右臂。”

校释

甲骨文有“羌”字，吴其昌《殷虚书契解诂》三谓羌本羊之一种，但甲骨文见“北羌”字样，当是羌族。按甲骨文又见“令五族伐羌”，

周金文著录“羌王”。羌之为族，有实物可考。书本则《商颂·殷武》云：“昔有成汤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王。”《竹书纪年》：“武丁三十四年，王师克鬼方，氐羌来宾。”又《周书·牧誓》：“及庸、蜀、羌、鬲”，皆是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羌，西戎牧羊人也，从人，从羊，羊亦声。”此媼羌，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及王充《论衡》均省称曰媼，是媼羌者羌之一种也。

《玉篇》羌，去央切。《切韵》K'iang。考现在康国旧壤一带，以kand 名者不一其地（如 Samarkand, Tashkend, Khokand, Tchimkend），kand即“康”（《切韵》k'ang）之本语，其初义为“村落”。以余猜之，此种人似较早地舍弃其随逐水草之习惯，而安享定居聚落之生活，因而得 kand 之名称；世化日进，含义亦随以扩大，一衍为“市街”，再衍为“城镇”，原义于是渐湮。“康”与“羌”只音之洪细略异，故谓“羌”之原语，应与中亚之 kand 同出于一宗也。《火教经》（Avesta）无 kand 而有 Kanha，义为 eines Lands; die Burg von Kanha, Kangdiz。羌之住地，据初期史所知，系散布于印度西北及昆仑一带，意者伊兰人未进入今伊兰已前，其地本羌族之居，后乃被迫南徙，如是，则羌人习俗（最怪者如猎头）有时与西亚相类，易得说明。此外西方语言呼“城”为 kath 及 ganj，似无非同本一源。

《汉书》六九注，东汉服虔曰：“媼音兒，羌名也。”魏苏林（建安黄初时人）曰：“媼音兒遮反。”按古用直音，服氏之“兒”，殆只取近似者注之，我国无 r 收声字，惟遮、奢等略为相类，此“媼”字殆为 r 收声而音近于 yer 或 yar（据高本汉推测，上古兒字之发声为 ġ-，与 y 同位，故常可通转）。再合诸前文“羌”之为 kand，则中世以后出现之 Yarkand（叶尔羌），可能就是“媼羌”之原语。

要说明此两个名称之关系，先须了解西汉时代媼羌族之分布。依前引西域各传，小宛等五国均接媼羌，宋刘奉世因以为误；奉世

云：“按婼羌小国，最近阳关，去长安六千里耳，在都护之东，而此渠勒、于阗、难兜之类，去长安且万里，东北行数千里乃至都护，安得与婼羌相接？必误。”补注云：“按《通典》一八九曰，敦煌西（西）域之南山中，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，有月氏余种，曰葱茈羌、白马羌、黄牛羌，各有酋豪，北与诸国接，不知其道里广狭。盖同为羌种，故传以婼羌目之，刘氏以为误，非也。”又云：“戎卢、于阗、难兜三国皆云南接婼羌，而此（小宛）与渠勒独言东西者，盖小宛、渠勒二国所据之山谷近于南，其实羌包有南山，此亦当云南也。”丁谦考证衍其说，以为柴达木、郭斯特等处，皆其故地（白鸟库吉说略同）。余按《十三州志》云：“婼羌国滨带南山，西有葱岭，余种或虏或羌，户口甚多也。”（《寰宇记》一八一引）综前引各说，可知婼羌领域，实沿昆仑山脉以达印度西北，彼非城郭之国，故不举都城，本《传》所记，特其近汉之里数。申言之，旧日部落名称，随其势力消长，隐现无常，婼羌分布既如此辽阔，余裔以“叶尔羌”名称出现于新疆西南，实无足怪。

婼羌名称，在北魏时又有异译，考《周书》一七，“若干惠，代郡武川人，其先与魏氏俱起，以国为姓。”《元和姓纂》一〇云：“若干出自代北，以国为氏。”姓解二，若干之若“音惹”，《齐东野语》云，“若音人者反”，与前引之“兒遮反”无异。按《姓纂》之说，当本《周书》，武川不过后来定居之地，古未闻有“若干”国，而“若”之音恰与婼羌之“婼”同。又 Samarkand 一翻斜米思干，Tashkend 一翻塔什干。是若干即婼羌异译，尤征婼羌之原音等于 Yarkand 也。迄元已后，其名复渐著，然译写不一。《元史·世祖纪》作鸦儿看，《曷思麦里传》作押儿牵^①，《异域录》作伊尔钦或叶尔奇木，《清一统志》作叶尔羌，《明史·坤城传》作牙儿干^②，《水道提纲》作也勒七母，《西域水道记》作叶尔钦，清代改写作“羌”，盖不期而与古合。《西域闻见录》二云，“叶尔谓地。羌，宽广之谓”。白鸟库吉又谓“婼”为藏语之

盐(chha)③, 对话原之解释, 均未必可信。

今北印度之 Dard 族多为 Yeshkun 人, Biddulph 疑其与月氏同种; 又乞托拉尔 (Chitral) 河一名 Yarkhun 河。Yeshkun 及 Yarkhun 皆可能是 Yarkand 之音转④, 地复相邻。由此推之, 大约昆仑山脉内外西至罽密 (Kashmir) 之东, 为婼羌故墟, 可无疑矣。(参看下一《乌秣校释》)

敦煌县在今东经九十五度弱, 北纬四十度强, 蒲昌海故址约在东经九十度迤东, 斯文赫定曾于旧湖址之西北, 发见楼兰故城遗迹, 如依本《传》去阳关千八百里及不当孔道两文校之, 则婼羌国应在今车尔成(即且末)之东或东南, 靠近阿尔金塔克 (Altyn Tagh) 山脉。所谓西北至鄯善, 乃指其国境。又 Charkhlik (卡克里克) 有 Charchalyk 等几个拼法 (参下《鄯善校释》), 约当东经八十八度, 汉时应属鄯善, 清廷于此设婼羌县者误。

屈史蔑 (Gutschmid)《波斯志》云: “巴克缺拉 (Bactria) 王国在欧息地摩司 (Euthydemus) 时颇为发达, 其子地麦忒列司 (Demetrius) 逾印度高加索山, 勘定印度; 又败中国之鞑靼人, 远及于色尔人 (Seres) 与封尼人 (Phaunians) 所居之地, 自是而巴克缺拉希腊人之权力益张, 又沿塔里木 (Tarym) 河觅与中国通商之道。盖色尔一种, 先亦为中国人。封尼人之所居, 据普林尼 (Pliny) 氏言, 当在阿塔科里 (Attacori) 种人之西。阿塔科里为一种不可考之民族, 居于黄河发源之处, 与土加里 (Tochari) 种人之东; 土加里之先, 即居留于和阗之东者。据中国纪载, 其地本为一西藏之努根游牧民族所据, 巴克缺拉人因而占之。史家言自阿克苏河与叶克撒尔忒司 (Yaxartes) 河以攻鞑靼, 服之甚易, 但难守耳。按此, 则巴克缺拉人之自此方向而进入此地也, 可无疑矣。惜司忒拉保 (Strabo) 氏未言是役是否为地麦忒列司之事, 巴克缺拉覆亡于纪元前一百七十七年之前”。按志文之努根, 实“婼羌”之对译。Phaunians 或指西藏人,

亦未可定。Seres 原是欧人用以名中国，两汉时代西域属都护，外人东来者入石塔即视为中国境，又旧传于阗与汉人同种，故此名遂适用于于阗，冯承钧不审当日情况，漫据玉尔说以 Seres 比附疏勒^⑤，非也。

去胡来王，师古曰：“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。”又《匈奴传》下，去胡来王唐兜，师古曰：“为其去胡而来降汉，故以为王号。”顾炎武云：“注非也，《西域传》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。”按颜氏于西域、匈奴两传同作一解，非不知去胡来王即婼羌王也，特颜氏所释者义，顾氏所释者地，观点不同，安有是非？今须问“去胡来”三字是完全译音，抑完全取义，抑译音兼孕义耳？如属第一种，则颜释为非，属第二、三种，则颜释为是，未有佐证，是非莫决。惟以个人管窥，似近第三种也。考《史记》太初三年，响犁湖立为单于^⑥，《集解》云，“𦇧案(响)音钩，又音吁”，方壮猷释义为七世^⑦。吁去、犁来皆音转，或本作“去来胡王”，而学者因文生义，遂倒互其文耶？

徐松《补注》云：“《传》特于婼羌、楼兰两国，标去阳关、去长安，知阳关之去长安四千五百里。”此因 6300—1800 及 6100—1600 均等于四千五百里也。按《元和郡县志》四〇，沙州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，寿昌县东至州一百五里，阳关在县西六里，合之阳关去长安只三千八百一十一里，是汉、唐计里，相差乃至七百，此实因《汉书》误五千为六千耳(阳关去长安实只三千五百里)。

赤水羌，《隋书》二九云：“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，有曼头城。积石山，河流所出，有七乌海，统县二，达(一作远)化、赤水。”又六一云：“帝命(宇文)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，抚纳降附，吐谷浑见述拥强兵，惧不敢降，遂西遁。述追之，至曼头城。攻拔之，斩三千余级，乘胜至赤水城，复拔之。其余党走屯丘尼川，述进击大破之，浑主南走雪山。”《通典》一九〇吐谷浑云：“大城有四：一在清水川，一在赤水，一在浇河，一在吐屈真川，皆子弟所理；其主理慕贺川。西有

黄沙,南北百二十里,东西七十里,不生草木。”据《历代地理韵编今释》,西平即甘肃碾伯(今青海乐都)县治。又《新唐书》二一六下云:“河源其间,流澄缓下,稍合众流,色赤,行益远,它水并注则浊。”合观众说,证以今舆,则赤水者黄河上源之别称^⑧,赤水羌者青海羌之一种,地处媯羌东,故数相寇也。斯坦因言,自卡克里克(今媯羌县)至拉萨,约七百英里已上,自此下降之道路,可相信在某一时期中,曾为南面西藏人暨游牧人内犯之通路云^⑨。

① 《汉西域图考》二云:“亦曰雅尔堪,文正《西游录》,大军发于阗,至可汗城,屠其城,使人招谕各城,雅尔堪城主来降。”按今东本《西游录》无此数语。至耶律希亮碑之也里度,非指叶尔羌,拙已辨之,参《中大史学专刊》一卷四期拙著一九——二一页。

② 丁谦《后汉书西域传考证》云:“于是贵霜乘胜,席卷有之。《印度志》言其疆域北自牙干特(指故浩罕地)。”按牙干特即牙儿干之异译,亦即 Yarkand 之对音,丁氏乃谓即浩罕(Khokand),于合音殊觉隔膜。

③ 白鸟库吉:《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》一三四页。

④ 《药叉名录舆地考》(六八页)以 Khaṇḍu 为 Khund 之古名。

⑤ 冯承钧著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》一〇一页。

⑥ 《汉书》作句黎湖,惟荀悦《汉纪》一四作黎湖途,当是刊误。

⑦ 《燕京学报》八期,但其说不确。

⑧ 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:“西海之南,流沙之滨,赤水之后,黑水之前,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。”戴震《水地记》云:“西海一名青海。赤水,今之金沙江。黑水,今之潞江。”按昆仑山指今新疆、西藏界山,殆无疑义,如西海指青海,则对昆仑之方位不合,距离亦远。惟指蒲昌海言之,不特方位相当,且适滨乎 Takla Makan 沙漠矣。丁谦《考证》云:“喀什噶尔河,唐地志称为赤河,流经和阗北界,南山正在其后。叶尔羌河,土人称哈喇乌苏与哈喇喀什河,皆黑水也,并出和阗西南,南山正在其前。和阗南山之为昆仑,无一弗合。”按丁说远胜戴说,但喀什噶尔、叶尔羌两河均在昆仑北,则何解乎前后之分?余按西北族尚东,东为前,西为后,故《山海经》此处之赤水,当指黄河,黑水指于阗等河。惟《西山经》则称恒河为赤水,缚刍河为黑水(见拙著《西周社会制度问题》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五九页)。盖撰者非一人,故立说弗同也。复次,《大荒西经》之文,假以南北为前后,则赤水是恒河,黑水是塔里木河。

⑨ 斯坦因《西域考古记》六页。